



气味

□李晓

这些年爱上了徒步，在徒步里，我与大地山川的滚滚地气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美好的贯通。一个人的身体，其实需要打开。

春日的一天，我穿过崇山峻岭中的松林竹海，徒步到了一个老镇。在老镇边灰白色的老房子下，我看一个老太太坐在咕噜咕噜响的老鼎罐面前，木块燃烧的熊熊火苗舔着鼎罐，好香啊！我走过去，老太太告诉我，鼎罐里面是风萝卜炖的老腊肉。“你就在这儿一起吃嘛。”老太太热情地邀请我在这里吃午饭。那天中午，老太太把炖的腊肉端上了桌，摆放了3双筷子。我吃着喷香的腊肉，却发现老太太怔怔的目光总望着桌上那一副空碗筷。老太太告诉我，那是为她离世6年的老伴儿摆设的，他生前爱吃腊肉，而今每逢吃腊肉，老太太就摆上碗筷，心里呼唤着老伴儿腾空而来，陪她一起吃顿饭。

那天，老太太的叙述和腊肉炖萝卜的气味，也抚慰了我的心。我想起那些离世的亲人们，在我与他们曾经一起吃过食物气味里，酝酿着人间久别的思念之情。

在浩瀚的世界里，如何完成我们对一

个人的想象、回忆与思念？或许，是记住那个人的独有味道。

朋友老孙说，他想到去世多年的母亲，就有一种老咸菜的味道扑鼻而来。他母亲总去河边淘菜，然后风干，用盐巴腌制在坛子里，作为一家人的下饭菜。而老咸菜的气味，也几乎把瘦小的母亲浸透，她身上弥漫出来的，就是那种味道。老孙说，而今他看到老咸菜，就忍不住掉眼泪；鼻子一翕动，母亲恍若就站到眼前来了。

我追忆离世40多年的爷爷时，闻到的是一种浓烈的汗味和烟叶味道。爷爷活在世上，他辛劳一辈子，就像一头不停耕作的老牛。他肩膀上，有一个凸起的肉疙瘩，那都是肩挑背扛时磨出来的。爷爷最享受的休息方式，就是吧嗒吧嗒抽烟，周身都是烟叶味。我记得的爷爷，常年就是汗水滴淌在脸上、胸前的样子，他从田里回家，一进门，风带进来的，就是他身上的汗味。爷爷去世后，奶奶把他生前穿的那些衣服都拿到坟上去烧了，风中飘着的，还有他留在衣服上的汗味、烟草味。

在一座老屋里，邱老先生向我回忆起

他去世多年的太太。老先生抽抽鼻子说，他又嗅到他太太身上的气味了。老先生望着我，又仿佛完全不在看我，他说那年他娶亲，东城那边的她坐着轿子来到宅院，新娘子那销魂的气息，是一种若有若无的麝香味道。那种味道，在岁月里渐渐变化成衣裳在太阳下晾晒后的味道。老先生说，太太生前是一个相当爱整洁的人，每天都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就是咽气前不久，她还挣扎着起身，对着镜子一丝不苟梳理着头发。而今老先生还留着太太的几件衣裳、一绺发丝，想她时，就取出来嗅一嗅，太太仿佛又来到他面前了。

开馆子炸油条的熊胖子，他身上是一股麦面发酵后的气息。熊胖子的小馆子开在一条斑驳老墙上长满绿毛的巷子里，桌子上积淀了一层发黑的油垢。我第一次在那里喝豆浆吃油条时，看见桌上用刀刻着一行小字：“XXX，我爱你，我要请你吃油条。”我这人有一个怪癖，自从来到城里后，才发现自己更喜欢闻那种草丛中的牛粪味、袅袅炊烟中的农家饭菜味；对人也是一样，喜欢闻闻他们那种来自大地深处的气

息。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这种气味是稀有的。熊胖子在城里的存在，满足了我这种癖好。熊胖子身上弥漫出的那种麦面味，在案板上使劲揉动麦面时淌出的汗味，被我闻到了，比一个诗人在电脑前对乡村麦子抒情，更让我心里舒坦温润。

我去乡里采风时认识的农民朋友老郑告诉我，几十年前他的儿子丢了。而今好多年过去了，老郑两口子逢年过节都还要在桌子上摆上碗筷，唤着儿子的乳名，等他回家吃饭。有一天我在他们家吃饭，吃着吃着，老郑突然失声大哭，说想起那丢了的儿子，说娃身上的奶味，他忘不了……

还有赶蜂人刘老大，成千上万只在花丛中采蜜的蜜蜂，都归刘老大统管。我那年看见他坐在阳光下的蜂箱前，笑眯眯等蜜蜂回来，如看见拈花微笑的老僧。刘老大坐着乡里最后一辆拖拉机来到城里，给我送来一罐蜂蜜，他一进屋，就感觉屋子里出现一股蜜糖气息。而我念叨他时，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蜜糖气息，扑鼻而来。

人活一世，活出自己的人味儿，就已是尽心尽力了。



猪先生

□若木

十五岁那年，我第一次跟着父亲走进小镇食品站卖猪。我个头矮小，十五岁了，还不能帮家里捉猪，父亲一边骂我没用，一边去把堂叔叫来。

“穷人养猪——单头”，当年如东农村流行着这样的歇后语，不过，这一年我母亲却下狠心养了两头猪。那时养猪得喂上十来个月，有的甚至要一年多，才能出栏，一家人全盼着能卖个好价钱。

卖猪的那个早上，母亲三点多钟就起床，先烧出一大锅猪食，以早点喂好猪、早点送到食品站去排队，免得时间长了，猪排食会掉重量。忙完猪食，母亲又准备早饭，请人捉猪卖猪要提供早饭呢。两头160多斤的猪，要请人捉，请人抬，得为人家准备早饭。这天的早饭当然要比平时丰盛得多，平时只有一碗咸菜，今天的桌上多了一盘炒糯米屑圆子、一盘花生米盐豆和一大碗咸菜豆腐。

父亲这一早也没有闲着。我家卖猪是走水路，所以，要借人家的小木船撑回来。

两头猪的肚子都吃得圆滚滚的。堂叔走进猪圈，一把抓住猪耳朵，拼命往外拖。猪可能意识到什么，伸着两条前腿死命瞪着地面，不肯走，父亲跨进猪圈，走到猪后面提起猪尾巴一推，猪瘦得哇哇叫起来，乖乖地离开猪圈，被按在地上缚住四只脚。母亲已经在门前树上吊起一根大秤，预先称一下，心里好有个数，能卖个什么等级，到时候有没有掉秤以及掉了多少斤……猪称好后，我去河边帮着拢住小木船，父亲跟堂叔一前一后把猪抬到小船上。

猪出圈，母亲很是舍不得，一边擦泪，一边拿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草把，从猪的头上过一下，然后背对着猪边走边唤：“来来来，肥猪啊，你回来。”这个仪式的含义，我以为是希望猪不要牵挂家里，快快去为家里挣个好价钱，也是希望家里今后能养出更好的猪来。

猪被抬上船，我坐在小木船的前夹舱上，父亲和堂叔两个人轮换着用竹篙撑船。小船在一篙一篙地撑送下缓缓前行，我就有时间慢慢地看河两岸的风景。一路上我一直在想，我家可能是来得最早的，到食品站才发现河边的码头上已经系了不少卖猪人的小船。也有家的猪是用车推来的，还有附近人家直接抬过来的。食品站还没有开门，这里上班时间是固定的，无论来多少人多少猪，时间不到，是不会开秤的。

人们正聊着，等着，忽然一阵骚动，原来是“猪先生”来了。人们都慌忙站起来。猪先生手中握有定猪价的“生杀”大权，他说这猪是什么等级就是什么等级，他说这猪要折秤就得折秤，而且说折多少斤就得折多少斤，毫无商量的余地，因此，卖猪人都怕“猪先生”，但又很厌恶“猪先生”。

猪先生在一群人的前呼后拥中走进称猪大厅。这群人里面有记账的，有帮助称猪的勤杂工，也有售猪人家请来巴结猪先生的关系人……一帮人跟在猪先生后面，都是笑脸相随，有人说好话、有人忙着递香烟，而猪先生旁若无人，一脸公事公办的表情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猪先生，是个腰圆体胖的大个子，四方脸、大背头，有两只大耳朵，完全可以用“肥头大耳”来形容他。猪先生终于将肥大的身体移到大秤旁边，助手忙着将卖猪户抬来的猪套在专用索子里，然后熟练地一络一勒，猪便稳当地离开地面，挂在大秤的钩子上。猪先生一只手稳住秤杆，一只手伸出来在猪的身上按按、摸摸，摸过后，便去移动秤砣绳。这时大厅里不再有嘈杂声，众人的眼睛都齐刷刷集中到猪先生身上。“一百八十三，二等。”猪先生一边报数，一边拿出剪刀来准备在猪身上做记号。猪先生的手里是一把特制剪刀，剪刀的头部特别长，闪电般地发着光亮，令人忽然想起刑场上的鬼头刀。这时，挂在秤钩上的猪不安分地哼唧着拼命挣扎起来，将秤杆弄得摇来晃去。猪先生不管不顾，眯着眼睛抽烟。卖猪户请来的“说客”又适时地递上香烟来，凑到他的耳边，叽叽咕咕地悄悄地说了什么。猪先生面无表情，似听非听，终于伸出剪刀来，在猪的臀部飞快地横着剪两刀又斜着剪一下。人们多不太清楚猪先生到底剪的是几刀，但记账的人晓得，快速记下数字，以备跟卖猪人结算。

听父亲说，卖猪水很深，因为猪从一等到六等，每一个等级的价钱之间都有好大一段差额，可不是小数字，这笔钱能够买几百块砖，买上百斤粮食呢。而猪先生对猪的评级仿佛“圣旨”，因为食品站是生猪销售的唯一渠道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

终于轮到我家的猪了。然而，我家的两头猪因为出圈时抬着上船，现在又从河边抬到岸上，几经折腾，肚子已经瘪下去许多，而且，在上秤之前又都排泄了不少……这猪真不是个东西，如果在称过之后再排便，该增加我家不少收入呢，看来是母亲待它们太客气了。我恨恨地看着在秤杆上哼哼的猪。“一百六十二斤，四等。”猪先生如同唱歌，他那洪亮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。因为我家跟猪先生没有交情又没有请到跟猪先生熟识的人，无法跟他“沟通”。我听了猪先生的“唱歌”声，很不服气，想上前跟他理论，前面人家一头一百五十多斤的猪还定了三等，凭什么我家的只定四等？父亲却将我拦住了，“算了，算了，我们争不来的。”父亲见我不服气的样子，又说了句狠话：“记着，以后好好念书，争取将来当个猪先生。”

我是在愤愤不平中回家的。母亲问我猪卖了几等，我没有吭声，母亲便不再问，从我的态度上她已经知道了结果。

母亲一上午都没工夫歇一下，因为中午还要招呼帮助卖猪的堂叔。父亲又去把生产队长和会计请来一起吃午饭，这几乎成了队里的惯例，卖猪的日子顺便请一回队长会计，指望他们这一年给个照应。母亲先是忙饭，饭端上桌以后，顾不得吃就去清理猪圈，为下一窝猪进圈做准备。

因为猪没有卖好，我没有好心情，耳朵里老是回响着父亲撂下的那句话：“记着，以后好好念书，争取将来当个猪先生。”



小城故事

□关立蓉

每次回家，总觉得黄海边的这座掘港小城，越来越像《山河故人》里的汾阳，充满了故事。这些故事不需要矫饰，温暖而真实，满满地塞进记忆的河流里。假日结束，回到三百多公里之外的省城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把一些事记录下来，写下让它永恒的内容。

回家的第二天，步行去参加一场同学聚会。走在城中的石板街上，风很大，行人不多，街道上空悬挂着一排排别致典雅的灯笼，夕阳西下，灯笼次第亮起，发出温馨而柔和的光芒。突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，这就是我年少时呼喊狂奔过的街道吗？此刻我感到风像时光的水流，漫过我的脊梁。

晚上聚会，当年的班主任刘老师也来了，他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30多年了，脑海里保存着这样一幅画面：青砖灰瓦的高一某班教室，长身玉立的刘老师，一袭藏青色中山装，手持课本慢慢踱步，我们在他动听的男中音中，寻觅朱自清先生的心迹，感受月下荷塘的静谧……

今晚，老师如同《醉翁亭记》中那位两鬓斑白的醉翁，乐陶陶地坐在我们中间。海燕是当年班上的团支书。她总是担任暖场的角色，吆喝着组织聚会，看着我们在她面前打打闹闹、插科打诨，她说感觉心里暖暖的；读书时顽皮似野猴的阿彭和国钧，如今变得温文尔雅，坐在老师身边，殷勤地为老师倒酒夹菜；晓燕在南通一所中学任教，她剪着童花头，岁月似乎没有在她光洁的

面庞上留下印记，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她永葆一颗年轻的心；阿董来晚了，他要赶一批外销产品，他讲述了他惊心动魄的创业史，一路艰辛，披荆斩棘；亚梅读书时就相当用功，如今，业余时间仍然喜欢读书，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；晓琴已做了外婆，我和她毗邻而坐，侧身望过去，她的鱼尾纹里都泛着柔波……聚会到晚上10:00多才结束，临别前刘老师说，30多年前，他耕种了我们这片试验田，读书时，同学们用功读书；踏入社会后，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养育下一代，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。历经时光检验，这片试验田生机勃勃，酿成金黄的稻浪……那晚，所有的人都好像掉到了一个温暖的水池子里，回味着绵长的师生情谊。

新年那天，我在乡下见到了侄子侄女们。当年我离开故乡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孩子；现在，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把妈妈从城里接来，我担心她一个人待在老房子里，又会想起爸爸。聚餐时，老人和女人、孩子一桌，喝酒的男人坐在一桌。妈妈带来她制作的肉丸、虾饼、藕饼……当一碗塌棵菜炒沙蛤端上桌，香气四起。塌棵菜，这是公公辛勤耕种的劳动成果。还能吃到80多岁的老人们创造的美食，后辈们何其幸福！这一年一度的相聚，等待得太久，在一起说话聊天的时间又太短，短到我很想偷偷架一台摄像机，把这一幕幕都录下来，恨不能把这段时间拍扁拉长，再按一下暂停键……

每年的回乡之旅，都有不同的感受，就像手中心的掌纹，每一道痕迹总可以展开各种解读。新建楼盘如雨后春笋般划破天际线，古老的小城不断有新鲜的元素加入。经常更新的小城故事，是我抵达故乡深处的一个途径，让我对它有了更依恋的感觉。

买墓地

□侯淑荷

公公病重之时，爱人想着给老人购置一块墓地，以便安排后事，便来找我商量。我十分理解爱人的这份心意，当即就点头同意了。买好墓地后，我们把这件事告知了婆婆。万万没想到，一向温柔和顺的婆婆，瞬间恼怒起来，随即吵嚷着让我们把墓地退掉。我们赶忙解释：“这墓地退不了啊，又不像在淘宝上买东西，不喜欢就能退货。”婆婆听我们这么一说，竟然哭闹起来：“人活着的时候，就好好活着。人不在了，就什么都没了，要墓地做什么？你爸爸早就说过，等他走了，骨灰就撒到大海里去。我也是这样，骨灰随便撒到海里、山上都成。活着的时候，住在人挤人的楼房里，死了难道还要去拥挤的公墓吗？”

医院全力抢救后，公公还是离开了我们。公公走后不久，婆婆也重病住进了医院。有一天，我照例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婆婆，她紧紧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嫁过来都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看待，甚至

还有几位朋友我没能见到。晓丽去了东北，在朋友圈，我看到她在北方的皑皑白雪中疾驰而下，矫健的身姿如飞燕般轻盈；冬梅去了北海，她的朋友圈里满是阳光、海滩、鲜花，仿佛冬天从未降临。她们去追寻不同的风景和体验，而游子们，总是风尘仆仆地回归故乡。我们各自奔波，却始终在彼此的生活中留下痕迹。

得益于发达的网络，各种走在时代前沿的资讯也在小城飞速传播，我侄子侄女的手机里，已经下载了最近火遍全球的程序——DeepSeek；走在路上，不时有外卖骑手，在导航提示音中呼啸而过；各种新闻、消息，传播速度和内容与大城市高度一致；直播间里，小城方言与外文歌交替刷屏……小城人的见识和理解，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少。而一线城市里有的，这里却有，比如蓝天白云、优雅游艇的公交、开车十分钟就能见到大片田野，再开几十公里，可以看见浩瀚的南黄海，听大海奏起深沉雄浑的乐章。在刘家埠，若恰遇百船开闸出海，那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较量，声响鼎沸，惊心动魄……

每年的回乡之旅，都有不同的感受，就像手中心的掌纹，每一道痕迹总可以展开各种解读。新建楼盘如雨后春笋般划破天际线，古老的小城不断有新鲜的元素加入。经常更新的小城故事，是我抵达故乡深处的一个途径，让我对它有了更依恋的感觉。

有些对亲生女儿都不愿讲的话，我都乐意跟你说。你这孩子孝顺，二十多年来一直对我恭恭敬敬的，我们娘俩从来没有红过脸。买墓地那件事，是妈妈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是真的不想让你们花钱买墓地啊！一来人都不在了，没必要再浪费土地，你看现在的土地多金贵呀！二来你们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得有点积蓄才行。而且一旦买了墓地，每到忌日，你们还得想着去墓地祭祀。没了墓地，也能让你们少跑些路，不用那么辛苦了……

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。原来，这才是婆婆真正的想法。是的，世间有一种爱，比生命更为长久，那便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绵延无尽的爱。

正月茵陈二月蒿

□阿虎

春天又到，老伴照例忙着蒸出了糯米屑蒿儿团。清香氤氲，我心中一股暖流油然而生。

蒿本野菜，这种菊科草本植物季节性极强，正月里萌生的新芽叫茵陈，枝叶可以用来酿制茵陈酒。

20世纪初，民族实业家张謇先生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，在家乡海门常乐镇街西侧创办了颐生酿造公司，1906年，顾生茵陈酒获意大利世博会金奖，这也是中国酒类第一块世博会金奖。

然而“正月茵陈二月蒿，三月四月当柴烧”，农历三月过后，这种植物就会迅速老化，它与艾是不同的植物。江海福地，物竞天择。早春二月，飘香的蒿儿团还是祭祖的供品，人们会用礼盒盛上蒿儿团，堆得又高又尖，慎终追远，敬奉祖先，让逝者尝鲜，感知人间岁月的轮回。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小时候我辈也曾相约村野，掐蒿儿、拔茅针、吹麦哨。转眼间，两鬓飞霜夕阳红，银龄已至买青蒿，但总有一丝丝时光的回味、一点点淡淡的乡愁。